

论老子的“柔弱静下”处世观及其哲学依据

马鹤文

身份证号码：320723198411194860 江苏连云港 222000

摘要：老子向来被视为一个出世哲人，但《道德经》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柔弱静下”的处世哲学。“柔弱静下”处世观是指贵柔弱、守静、处下的处世态度，其背后包含一个“正极若反”的动态过程，即指柔胜刚、弱胜强、静制动、下居上。应用在处世上，就是刚强不若柔弱，显智不如藏锋；躁动不若守静，冒进不如坚忍；居上不若处下，威严不若礼待。这一处世观以老子“道”的哲学为依据，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视角来看，柔弱静下处世观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是“无”与“道”；形式因是“无我”。

关键词：柔弱；守静；处下；道；无；四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古老文明同时各自独立地发生了一场以人文主义为根本特征的“轴心突破”，先哲突破原始宗教的束缚，实现了人类对自身的觉醒，并意识到自身的限度而指向对超越精神的探求。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以孔子、老子以及诸子百家为代表。在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家所开创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未断裂，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特质。从这一特质出发，关注现世、关注人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一向被认为是超越哲学的代表，老子追求不可言说之“道”，但实际上，老子哲学对人与人世有着深刻洞察，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特征。老子“柔弱静下”的主张就是这一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将从老子“柔弱静下”的主张出发，认为这是老子为人们提供的一个极具启发的处世观，这一处世观能够从老子“道”的哲学中找到其哲学依据。

一、“柔弱静下”的基本内涵

柔、弱、静、下是常见的概念，但老子将其变成重要的哲学范畴。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积极的、进取的、争强的态度来参与人际关系活动。但老子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与进取、争强相反，老子提倡柔弱、守静、处下。但老子发挥了这一组概念自身的辩证属性，即其自身所蕴涵的与之相对的另一端：刚、强、动、上。

1. 柔弱胜刚强

“柔”，《说文解字》谓：“木曲直也。《洪范》曰：‘木曰曲直。’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考工记》多言揉。”柔即与“刚”相对，表达一种质地上的柔软，从而具有外形上的可塑性。“弱”，《说文解字》谓：“桡也。桡者曲木也，引伸为凡曲之偁。直者多强，曲者多

弱。”“弱”的本义亦与曲木有关，与“强”相对。老子赞同柔弱的价值，《老子》第三十六章直接指出“柔弱胜刚强”。水具有至柔弱的性质，“天下莫柔弱于水”，但老子对水的评价极高，《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养万物而不争功，始终处于众人所厌恶的卑下地位，并不固执自身之形状特性。

柔弱蕴涵刚强的力量。老子曰：“守柔曰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又回到水的意象，世间没有东西比水更柔弱，但冲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能胜过它的，这是因为水之柔弱无可替代。而柔弱之所以拥有战胜坚强的力量，就在于“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所谓“无有”就是无形的力量，至柔的无形力量能够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这就是无为的力量。

柔弱才能持久与保全。刘向《说苑》记载老子与其师常旻（商容）的对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存疑，其中舌齿强弱的比喻，却形象地体现出老子对柔弱的认可。

《说苑·敬慎》：常旻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乎？”常旻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旻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旻曰：“嘻，是已。”常旻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旻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旻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旻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舌、齿强弱如斯，但经年累月以后，舌存齿亡，柔弱者得到了更持久的保存。同样的故事后来被安在老子

与孔子身上，同样想要说明老子对柔弱才能持久理念的认可。

2. 静制动：清静为天下正

“静”一般与“动”相对，在《老子》中，“静”则与“躁”相对，第四十五章：“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躁”即为动。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动具有绝对性，而静则只具有相对性。而老子则认为对于人而言，“静”具有远远高于“动”或“躁”的价值。《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虚、静形容“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态，只因私欲的活动与外界的扰动，而使得心灵蔽塞不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守静的工夫，以恢复心灵的清明”，“作”有“生”之意，万物之生，由静而动，《周易》复卦即为“一阳初动”，故为观复，老子认为万物之本根为静。儒家经典《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本根之处是静，而动是由于对外物有所感而生发，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与老子可能有思想上的渊源。老子要求复归于静，静才是恢复万物之性的本来状态。

3. 下居上：江海而为百谷王

从水的意向可以引出“下”的概念，“上下”是一对常见范畴，老子颠倒了通常对上下的价值判断，善于处下位，正是水的特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正是因为水善于处下故而最终成为百谷之王。

老子柔弱静下的主张与《周易·谦卦》可能具有思想上的联系。《周易·谦卦》象词曰：“地中有山，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谦卦艮下坤上，从卦象上看，艮为山、坤为地，故为“地中有山”，《周易集解》引东汉经学家郑玄《周易》注谓：“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谦者，自贬损以下人，为艮之坚固，坤之厚顺，乃能终之。”郑玄对谦卦的解读完成从天道、地道向人道的扩展，高山处于地下，对于人道来说，就是在高位者能够屈尊于在下位者，为人处世能够处高谦下，即为“谦谦君子”。

二、“柔弱静下”处世观的应用

所谓“处世观”，狭义上是指人在日常生活、人事往来、社会关系中所秉持的观念，在广义上包括个人、集体、群体、民族、国家等主体参与社会活动所秉持的指导理念。不同的处世观将影响主体的行为选择，并带来不同的行为后果，进而形成不同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本节将从《老子》文本出发，阐明老子如何将其思想主张应用于人事，从而形成一个“柔弱静下”的处世观。

1. 刚强不若柔弱，显智不如藏锋

老子善以天道与自然万物推类人道人事，他欣赏水之柔弱与战胜刚强的力量，人们应当将此价值应用于人世。

那么，柔弱如何战胜刚强？老子认为，要回到事物的对立面，以辩证的态度看待问题。《老子》第三十六章：“将欲歛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告诉人们，如果要使某一事物收缩，就要想办法使之先张开；如果要使某一事物衰弱，就要想办法使之先强大；如果想要使某一事物倒下，就要先想办法使之高高在上；如果想要夺取，就要先舍出去一些。老子通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诸多事物的张歛、强弱、兴废、予取四组相对的动态转换规律，揭示了某一事物的两种相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的哲理，即所谓常态下的坏事可能会变成好事，正所谓机在危中，反之亦然。在第二十二章，老子同样揭示了柔弱刚强之间对立转化的道理。“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一般认为，曲、枉、洼、敝、少是消极的，而多则是积极的，但老子从转化的角度认为，“曲全、枉直、洼盈、蔽新、少得”是一致的，而“多”也可能导致一个负面的“惑”，从而在人世中，一个人要能受委屈、懂迂回、担曲折才有可能达成顾全大局的目的；适度的弯曲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伸直，及于人道则是引导人们要会柔软处世；处于低处的反而容易从外界得到所需以充盈自身；事物的破旧衰败现状对下一步的开创新局面会有相当助益；表现谦逊，索取甚少的人最后往往能得到更多，而凡事都喜欢多占多贪的人则有可能引起别人的疑惑从而无法达成目的，或者在众多选择的困惑中迷失初衷方向。

由于柔弱刚强之间的辩证转化，因此人们需要守柔弱。在《老子》第二十八章中，老子用三个比喻阐明了守柔弱将达到的效果，知雄守雌而为天下溪，知白守黑而为天下式，知荣守辱而为天下谷，一个人虽然知道刚强雄伟的真义，却能坚守柔顺、雌弱姿态；一个人虽然知识渊博有才智，却能很谦虚地表现得好像自己很平凡，没有什么学识的样子；一个人虽然获得了了不起的荣耀荣誉，却低调得好像自己是受了屈辱一样。一个知雄守雌的人就能像处于低处的溪流可以吸引附近水流汇聚一样吸引人才聚集身边；一个知白守黑的人可以身教于身边人，成为众人仿效的榜样；一个知荣守辱的人能如天地间最为宽广的山谷一般可容万物生灵。老子进一步以有生命的人与草木来作比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兵。强大处

下，柔弱处上。”人出生时骨弱筋柔的状态是一生中最柔软最富有弹性的时期，而当一个人趋近死亡之时则会逐渐变得僵化坚硬。万物草木亦是生机勃勃时形态柔软脆弱，肃杀凋落时形容枯槁。因此，坚强的事物往往会招致衰亡的结局，而柔弱才是世间事物的生存之道。

柔弱也需要勇气，勇于柔弱则可以得到保全，“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更赋予刚强、勇敢以更高的价值，用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坚强，不惧怕困难或不屈服于恶势力。老子从结果的角度指出“刚则易折”的道理。懂得温和谦弱，行事留余地，办事有弹性，懂迂回之道，才能“活”，“活”可以理解为畅达，而非单纯的“活着”。这里的勇包含“敢”和“不敢”两个方面。两个都是勇，一个勇于有所为，勇于刚强显锋；一个是勇于有所不为，勇于守柔示弱，“不敢”也即“藏”，即“藏”锋，运用柔顺、有弹性、迂回的处世技巧，以达到活、强、久的目的。刚强于外未必真勇，柔弱于外未必真懦。

然而，老子也认识到，知柔弱之胜易，行之为难。《老子》第七十八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也是老子面对现实人性时的无奈。

2. 躁动不若守静，冒进不如坚忍

老子主张守静，认为躁动比不上守静。冒进是指在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不具备的时候，行为主体未经思考、过早或者过快地采取不当行动或措施，而坚忍则指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坚毅、韧性、忍耐的特质。冒进者往往躁动，而坚忍者持守静。老子要求“致虚极，守静笃”，立身处世，内心应当虚静空灵，不受外物干扰，从而心思澄明地思考，厘清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谁能在动荡中安静下来而慢慢地澄清？谁能在事物安定时静静等待其变动起来产生生机变化？唯有有道之士为能。在这里，老子教导人们在形势混乱繁杂无序时保持安静，等待事物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能泰然自若，安然静待事物的变化。

老子“虚静”的思想在后来的思想家处得到了发展。庄子从人生精神境界的层面发展了虚静观念。《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只有去除世俗之智与欲，才能达到“纯粹而不杂”的精神境界，而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而儒家荀子则从认识论的层面发展了虚静观念。《荀子·解蔽》：“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心只有虚静澄明，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从而达到智慧上的“大清明”。法家韩非子则从政治的角度发展了虚静观

念。《韩非子·扬权》：“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君主做到虚静无为，从而能够管理好其臣民。老子的虚静观念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思想家在人生境界、认识论、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发展，说明这一概念具有能够切中人世诸多面向的问题。

对于个人而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个人如果太过急躁，不重视进修德业，培养沉稳持重的品格，就失去了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修养和自控力。轻浮急躁的人总愿意把自己的本事夸示于人，从而根基不牢。因此，躁动应当受到虚静的约束管制。

在战争中，守静对于赢得胜利同样重要，老子指出：“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于战场杀伐的优秀将领，需有冷静思考、不急躁易怒的职业修养，因为易怒情绪可能会被对手利用，从而影响自己对战场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面对善于克敌制胜的对手时，不与之正面交锋缠斗，要静思伐谋之策，以坚忍守静制动，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徐图以逸待劳。

3. 居上不若处下，威严不若礼待

前文提到，老子认为由至柔至弱的水所构成的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谷之王，就在于其善于处下的特质，从而实现了上下位置的翻转，下是上的根基，居上不如处下。上下的辩证关系尤其应用于国家政治中。

在传统政治中，君主往往处于权力地位的顶端。真正的圣人作为君主，就会从江海得到启示，处上位而下民：“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以处下位的谦逊心态来治理国家，百姓才会拥戴他，那么他的统治也才会稳固。这种谦逊通过统治者自称之名就有所呈现，“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统治者自称“孤、寡、不穀”，从称呼上将自己置于下位，谦逊地表达出依靠臣民而有位的态度，如此并未减损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威严，而是提升其在官员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望。老子甚至认为，统治者应当主动自我贬损，《老子》第七十八章：“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理想君主应当承担国家之灾祸、不吉，看似有所损害，但依据福祸辩证转换的道理，对事物的有意损害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增益帮助效果，而对事物着意的帮助增益亦有可能得到无意的损害结果。

“善用人者为之下”，也就是说善于用人的上位者，对周围人尤其是与之有对应关系的下位者要能谦下礼待，处于上位的君主应当以处下位的心态，礼遇其所统治的

臣民。如果自恃上位而不可一世，那么其地位不可能稳固。

在老子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同样需要以处下的心态。国之实力有大小，切不可大国之心态倨傲欺凌小国，而应该像江海那样居于“下流”。“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雌柔常常以其静定而胜于雄强，就是因为她们能够静定，又能够处下。对于居优势地位的大国而言，如果它对小国谦下礼让，那么就能够汇聚小国；对于处弱势的小国来说，如果它对大国谦下礼让，那么就可见容于大国，从而能够得到保全。如此，双方都以谦下的姿态各获所需，可得到双赢的结果。

三、“柔弱静下”处世观的哲学依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有四种原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依据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的理解，亚氏四因说有静态的分析与动态的分析两种。从静态分析而言，就是形式因与质料因两面，质料是其潜能，形式是其实现，以粉笔为例，粉笔是一个组合物，里面有材料，有形式，从而构成一个现实的粉笔。从动态而言，在形式与质料的基础上，加上动力因与目的因，构成一个发展、一个形成的过程。在这四因中，质料因是质的一面，而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同属于理的一面。下面本节将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为视角，依据牟宗三的理解，考察老子“柔弱静下”的处世观如何以老子“道”的哲学为依据而展开。“柔弱静下”处世观主要与牟宗三所谓理的一面的三个原则相关，而与质料因关系较少，因此笔者也主要从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出发来考察。

牟宗三认为，在道家哲学中，首先显现的不是形式因与质料因，而是动力因与目的因。动力因是向前看，目的因是向后看。道家一切有的最初源头是道，也是无，“无名天地之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由此牟宗三认为道家呈现出一个消极否定的形态的动力因。对于老子而言，万物之最终目的也是道与无，在《老子》第二十八章中，老子三次指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婴儿与朴都是宇宙终极、道体之全的状态，这个状态亦即“无”。从而，道与无是道家哲学共同的动力因与目的因。

从“无”出发，必然推出“柔弱胜刚强”的价值选择，“无”使得辩证转化得以可能。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道的运转就是推向其对立面。老子自己对此有一个精妙的表达：“正言若反”。“反”就是否定，就是无。陈鼓应注谓“正确的话听来却像反面的话”，学者从老子语

言关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老子这一表达，认为“面对无规定性的绝对之道与万物的起源问题，具有规定性的语言概念无法揭示其真相的逻辑困境，老子提出了‘正言若反’的认识主张，即对肯定的东西通过否定的方式表达，终于合理地摆脱了难以逾越的语言鸿沟，实现了认识的突破”。所谓“若”，是柔弱静下的表象，通过道与无的作用，突破这一表象，将抵达背后所蕴涵的强大力量，从而实现柔胜刚、弱胜强、静制动、下居上的位势转换。

形式因构成事物的现实性，使“柔弱静下”处世观得以具有现实性的形式因就是无我。《老子》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自我表现，反而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彰显；不自我夸耀，反而能见功；不自我矜恃，反而能长久。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和他争。在这里，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状态之所以得以实现，其关键就是主体自我的消失。主体消失，则达到像水一样，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从而以“无有入无间”的境界中。

老子的人文主义，是以取消主体而实现的，也因此使得其“柔弱静下”主张所构成的处世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与中国人精神的重要安顿。

参考文献：

- [1][德]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 [2][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3][汉]刘向著、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4]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修订版。楼宇烈校释本作“躁胜寒，寒胜热”（《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今从陈鼓应改，王弼注中亦多处以“静”“躁”对举。
- [5]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修订版。
-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7][唐]李鼎祚撰、王丰先点校：《周易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8][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9]牟宗三：《四因说讲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10]强昱：《语言的哲学：老子如是观》，《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